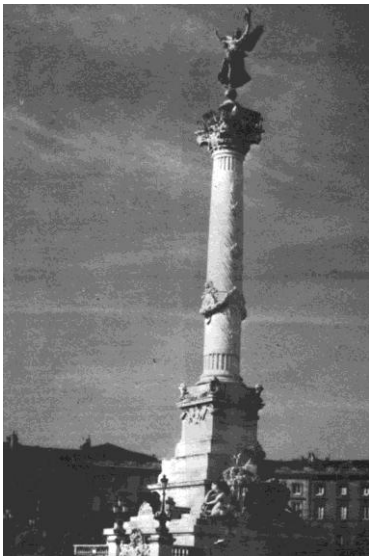


「雕塑」， 你不再寂寞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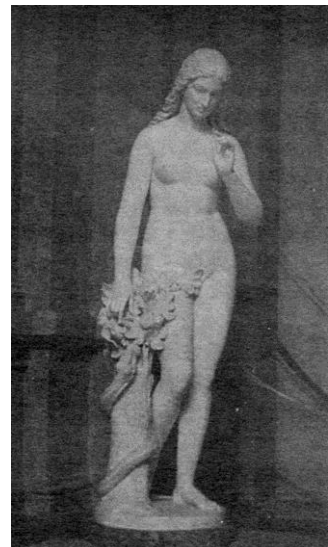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 蒲浩明

原載於 藝術資訊雜誌 1986 No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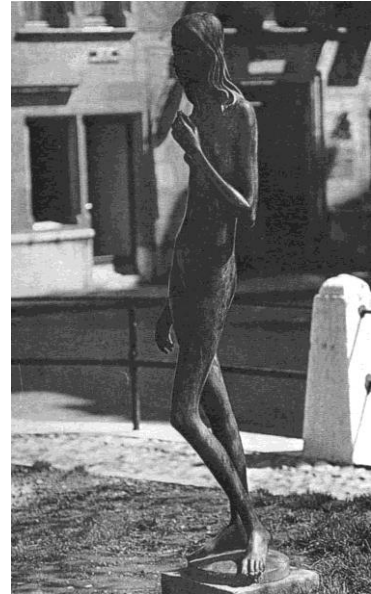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一次在歐洲旅遊的時候，遊覽車停下來讓大家逛逛城市的街道。我發現了個廣場中間有一座壯觀的紀念碑，紀念碑上有許多的雕塑，站在廣場的對街舉起相機想把它拍下來。但是距離太遠，就用長鏡頭把紀念碑拉到最近，仍然覺得紀念碑最上端的那動態鮮明的雕像還是那麼遙不可及，如同背景上藍天裡的悠悠白雲一樣顯得離我太遠了，雖然喜歡那件雕塑，想跑到她的周圍去繞一圈，但畢竟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因此讓我想到：若是一件雕塑作品能移讓人親切的接近，那該有多好呀！（附圖一：左圖）

遊覽車行經瑞士的一個城市，在那兒只停留四十分鐘。我就與一些同好趕快找附近的美術館，邊走邊跑的找到了一間美術館，館內佈置得水準真高，進去匆促貪迷的沈醉在藝術的境界裡。雖然是短暫的，但卻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在進門不遠的地方偷拍到這張精緻的大理石裸女雕像，這件雕像放置得很低，快要接近地面了，讓我能移仔細端詳他們的精緻文化。（我只能站在前面及兩旁來欣賞。一件雕塑品若放在角落上，不能使人轉到後面去欣賞的話，會讓人覺得美中不足呀！）（附圖二：右圖）



從瑞士的那間美術館出來，到小商店買了一張明信片，上面有一件裸女銅雕(她是放置在 GENEVE 地方的 Borery de four 廣場，作者是 H·SCHWARZ)。這件雕像被安放的地方就沒有美術館裡的那件大理石雕像來得講究，只是站立在廣場的一個角落的草地上，草地也沒有整理，但雕像仍然楚楚動人。如果說前面所談到的那件美術館內的大理石裸女是公主的話，那麼草地上的這件裸女就是村姑了，「公主」住的是豪華的宮殿，「村姑」沒有住得那麼好，但「她」能夠享受到溫熙陽光的照拂(喔!O So Lo Mio!可愛的陽光!)以及更多人親切的眼光，這是「公主」所享受不到的。由此我在想:雕塑作品能夠走出美術館，走進街道，走進人群，走進陽光該有多好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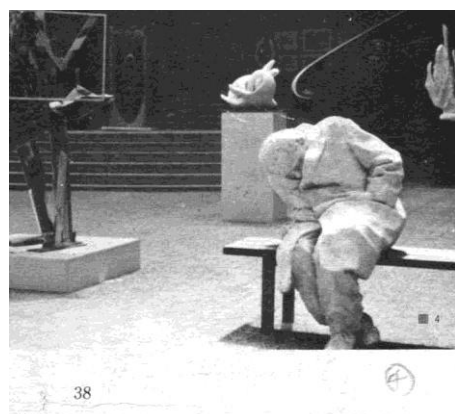


偶然發現這二件雕像站得那麼相像，只是左右手互異而已。但是在藝術的品味上卻迥然不同;一個是豐腴安祥;一個是消瘦憂鬱。各有各的生命情調。由此推廣，二位雕塑家即使採用同一姿態同一的模特兒，其作品的效果也不盡相同的「藝術」，很多人在強調他的獨特性(個性或風格)，因此也富饒了無窮無盡的藝術天地。「富饒了無窮無盡的藝術天地」，這麼說，對我而言，比強調藝術的獨特性更能吸引我。(附圖三：右上圖)

去年到巴黎的大皇宮美術館(Musée du grand palais)看展覽。有一件雕像縮著頭穿著大衣，不勝寒冷的坐在真實的長板凳上。(這情景常會在巴黎冬天的地下鐵內碰到——一個醉漢就像如此的畏於寒冷，散發著體臭以及酒臭以及在椅子下常散置著廉價葡萄酒瓶，飲料的空罐子及破舊的衣物……)

我覺得這座雕像很親切，不由得走過去與他「坐在一起。內心升起了陣陣的溫暖，能夠和一件藝術品那麼接近的相處在一起，真好!「他」能夠把在異鄉的寂寞昇華成對藝術的喜愛。在這個時候，我也想起藝術在人生旅途上的功能。就像有一次，在大皇宮美術館對面的小皇宮美術館(Musée du petit palais)看一個展覽—

Willaim Bouguereau(1825—1905)，有一個五十多歲的法國人聽到我們在談論那些油畫，就加入我們的行列(很奇怪，就是那麼自然地)與我們轉來轉去的流覽。最後，他很有禮貌的說:「因為最近喪偶，爲了排除寂寞，來看畫，找你們聊聊，打擾了你們，很抱歉!」



藝術呀!藝術，誰說藝術無用呢?(附圖四：右圖)

巴黎的近郊有一個新社區，高樓林立而且摩登。其中一個廣場叫防衛廣場(La défense)壯麗的場面震撼了我。廣場左右有二件大雕塑:左邊是美國雕塑家柯爾達(Carder,Alexander1898—)的作品;右邊的是西班牙的藝術家米羅(Miró Joan 1893— 1985)的作品。

有好幾趟，我在巨大的柯爾達雕塑下穿來走去。雖然那件雕塑有四層樓高，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但因我能在底下穿梭，覺得人與雕塑的情感很容易融合在一起。雕塑的歷史有一段時期是運用鋼鐵輝煌的時期，鋼鐵在現代社會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與我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。我在柯爾達鋼鐵的雕塑下感受到鋼鐵的威力以及令人心醉的魅力。摸著那與我們生活上息息相關的，也是雕塑藝術材料之一種的鋼鐵，甚至不由得用臉頰在那冰涼的鋼鐵上面，良久—良久—。在此，我感受到雕塑是可以觸摸的，經由觸摸雕塑作品，我們與藝術品的距離拉近了，他們不再那麼遙遠了!

前面介紹的都是具象的雕塑，現在介紹的是抽象造形的雕塑。但我總覺得他們給我的感受力量差不多一樣。我都能觸及到他們的內在生命。我很欣喜能夠如此真心的融入狀況去感受他們。

這二件雕塑都同時很貼切的與繪畫上的色彩融合在一起。那些色彩發揮了無此的功效，成功的與雕塑配合在一起，開拓了雕塑的新天地，也加深了他們的感染力使我們樂於與他們親近。我想，雕塑工作者應該向色彩致敬!

柯爾達與米羅的雕塑互相對峙的放在廣場上，前者是鋼硬的線條;後者是柔性的線條。各自散發出他們的光芒。這與人生不是很相像嗎?各自發揮個人最高的價值，形成一個成功的個人，進而開拓一個成功的社會，國家，世界。世界如此的話，世界多美麗;藝術如此的話，藝術多美麗!(附圖五、六：下圖)



許多雕塑作品都是面對面的欣賞方式，他們有的是放在固定而不同高低的台座上；有的是放在可以移動或旋轉的台座上。有的用櫥窗或櫥櫃把作品封閉起來。有的是懸吊在半空中。有的在作品的周圍擱置離物如欄杆、繩索等。有的在地上貼著字條寫著「請勿靠近以免電擊」，「請勿越線」，「請勿觸摸」等。

火的雕塑，水的雕塑，觀眾必須與作品保持距離來欣賞。某些電動的雕塑怕對人造成傷害也要保持距離。

法國女雕塑家妮奇(NIKI DE SAINT PHALLE 1930 —)在耶路撒冷的沙地上作了一座雕塑——怪物(Le monstre 一九六一年作)，供小朋友玩耍，雕塑的造形天真有童趣，色彩鮮麗賞心悅目。小朋友高興而且自然的和雕塑藝術作品生活在一起了！

雕塑可以放在沙地上讓小朋友玩耍，也可以放在水裡讓小朋友作為嬉水的媒介。題名為「遊戲的雕塑」，是瑞士的雕塑家庫茲(Ö don Koch 1906 —)的作品，他說明雕塑也可以在遊戲中存在。

這裡談到的二件作品打破了心理上的藩籬，讓小朋友在一種很輕鬆的狀態下自由自在的與雕塑作品打成一片。這種形態的作品，拓展了雕塑的表現領域，顯示雕塑作品在遊戲方面的功能。在此我們也可以引申出一個觀念：當我們小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把雕塑當作玩伴親切的玩耍；當我們長大之後，我們仍然可以親切的進入到雕塑的母體裡。例如台北市立美術館曾經有一個雷射展覽，用雷射光束組成光的空間，配以音響，形成光的雕塑。觀眾置身其中，讓人有進入雕塑母體的效能。這是現代科技的成果，也唯有作為現代人才有福氣享受到的藝術領域。(附圖七、八、九、十：下圖)





法國的龐畢度中心去年展出一場展覽——法國雕塑家馬丹教授(ÉTIENNE-MARTIN 1983 —)的大規模展覽。從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七日。在一樓的平台上放著一件題名為"住所十號"的雕塑(長六百公分，寬四百公分，高三百公分)，那是他一九六八年的作品，附圖十一是從右前拍的，附圖十二是從後面拍的。從左側及右側都可以進到雕塑的裡面，裡面的空間變化豐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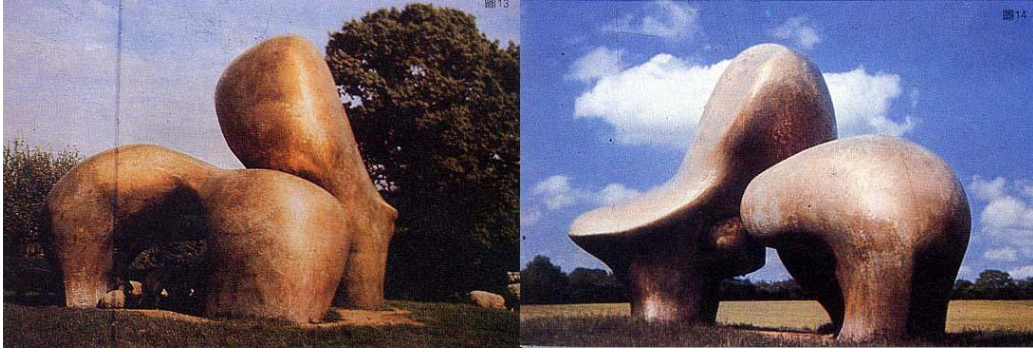
這件雕塑提供一個觀念：「人可以進入雕塑的母體裡」。也就是說：我們不再與雕塑作品保持遙遠的距離，我們不但可以把這個距離拉近，使之有心理上的親切感，而且可以進入到作品的內部與雕塑親切的融合在一起。如此的話，雕塑作品不會讓人顯得牠是孤單寂寞的，而我們人也可以回歸內在真實式的，獲得了內在真實生命而不再寂寞。

在這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的時代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。存在主義所揭開的冷漠、孤寂、疏離感等一而再的腐蝕著人類的心靈，這是現代文明的通病。現代雕塑提供了進入雕塑母體的觀念，不由得讓人重估起他的時代意義與其價值。

在此抄譯一小段馬丹教授為"住所十號"所說的話『我們真正的位置是在這些形式的內部，進入的過程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，能夠借到的實際行進路程是：從內部到這個世界。我們成為夜晚的中心，成為配偶的中心，成為臉的中心，以之為跳板及模式，我們傾聽人類的冒險。』(附圖十一、十二：下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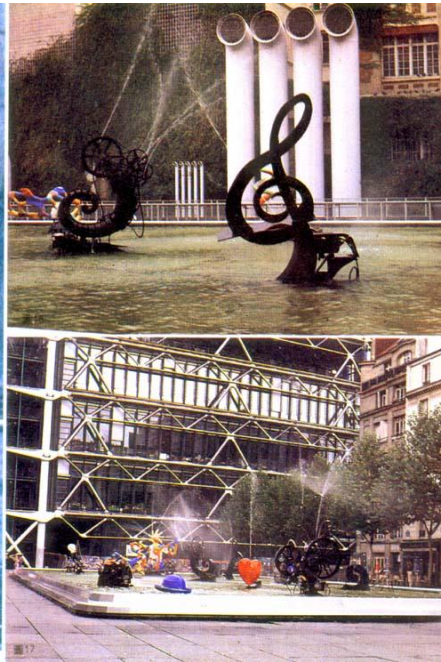


前面所談到的都是雕塑和人，還沒有談到雕塑與自然界的關係，其實雕塑作品都必須與自然環境配合良好。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(HENRY MOORE 1889 —)的作品放在自然界最能與之取得和諧了。例如一九七一年作的那件綿羊的雕塑，其造形可以看得出是由綿羊蓬鬆渾圓的體態蛻變而來的。亨利摩爾把之放在原野上，那兒住著許多綿羊，牠們常會到雕塑的附近休憩、嬉戲，於是乎就構成了這麼一幅圖畫。這景象圓了亨利摩爾孩提時代與綿羊相處的美夢，也讓人感受得到雕塑與自然界，甚至與動物之間都能融合得恰到好處。(附圖十三、十四：下圖)



結 語

龐畢度中心旁邊有個史特勞汶斯基噴泉(LA FONTAINE STRAVINSKY)是丁格利(TINGUELLY JEAN 1925 —)與妮奇(NIKI DE SAINT PHELLE 1930 —)夫婦雕塑家的作品。我常坐在噴泉旁邊的露天咖啡座看眾多的人潮在走動。有的人和我一樣坐在露天咖啡座上享受著陽光，感染著歡愉浪漫的情調(有時我不由得會拿起筆來塗鴨幾筆或幾句)。那些天真活潑的造形，艷麗的色彩，以及電動的噴泉，宛如在奏著交響樂似的，牽動起人們歡樂的心靈，而形成一幅生氣盎然、繁茂花園的景象。這是雕塑藝術與人生最沒有距離，最溶入、最親切的一種狀況。



而最可貴的是：雕塑藝術並沒有因為走向群眾，走向生活而降低他在藝術領域上的品質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藝術提昇人的品質的崇高理想才能落實於人生。(附圖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：左圖)